

乡野冬日

高玉安

乡野

冬日属于乡野，在阳光里，在山岭上，在枯草间。

听鹰叶在温柔的阳光里发酵的声音，谁的青春里还没有一个多彩的梦想！而你我的旷野中，衰草似梦，碧空如洗。稻子交出果实，山楂交出爱情，连翘、忍冬们交出红尘的羁绊。

枫的红，桦的白，银杏的黄，挨挨挤挤、重重叠叠，为万象生灵铺设了斑斓锦簇。

打开书页，让蟋蟀穿过流火七月，咬断麻丝和竹片的蛛网，献一阙乐歌；可以有温的酒，微醺了士子衣襟，在明月清风里拔剑，祭一曲舞蹈。

而最惬意的行走，是荷蓑，在如黛山水之上。

可以掀开锦被，戏谑一对居家的鼠。拿了榛子，拾了栗子，让甜玉米享受阳光的沐浴，也让发霉的日子焕发清新韵致。然后恣情含笑，逐一放还，包括它们学步的儿女。

采摘治愈的药，少年的柴胡，中年的益母，无关于柴米油盐。

石板屋

最好的冬日，在石板屋里。

暖阳里，眯在檐下，窥公鸡母鸡闲散地觅食，听乡村土狗均匀地呼吸，间或有鸟雀小心翼翼地啾啾啾。

也会有着暑气，在石板盖就的屋顶上，斜倚阳光，进行着温柔的幻化；也会有芭谷垛子，跨跨在榑木搭就的椽梁上，饮露承霜，接受着岁月的催熟；也会有红豆黑豆，在石灰黄土夯就的场院里，敞亮了肚皮，作一次心有所属的等待。

而真正冬的滋味，需要一场雪。

邀几个知己，就一塘火，或者玩一副花花牌，或者饮几盅芭谷酒。火塘里，是山间挖取的疙瘩树，窜着淡淡的黑烟，袅袅地升，熏了榑树的房梁，穿了石板的脚窝，让那石板屋顶弥漫着薄雾的香气。

可以深情地怀念檐下的农具。铁的犁铧，木的风车，竹的连枷，饱经岁月的风雨和此间的忧愁！

应该用最温暖的应答，安慰老去。

村口老树

根本不用吟咏，老树，夕阳，古道，忘归的孩子。

老树依旧。春发生，夏长盈，秋成实，冬安藏。护佑每一个属于她的孩子，从始就垂髫，到耳顺黄发。

村口是游子的心脏，相离越远，共拯愈强。

而江山寂寞。水泥灰遮蔽了泥土黄，混凝土替代了夯土墙，冷峻的卫生所挤掉了热闹的老磨坊。曾经少年，在阳光里，在白发里，闲说一段时光，无关医药；汲水的井，捣米的舂，打麦的场，做豆腐的浆水，暮云望归的烟囱。溪水隐藏一段记忆，游鱼，纸船，浣洗的姑子。

水落，石出。草木蓬头垢面。

水泥路依照着血脉的走向延伸，碌碌石桥，踏平水坑，让篱笆牵着篱笆，场院伴着场院，允许渐冷了的烟囱同气连枝。

江南的米酒被蒸腾得弥漫在热气里，紫薯、松子和红薯、板栗并排就座，金毛温顺。

或许会有几株冬梅，等待盛开的时节，还有一双迷离的眼。

寻梅

张宏霞

从儿时起，梅花一直是我所喜爱的，但它却如藏在古诗词里的一位佳人，任我如何思慕，都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。

最早知道梅花是在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，王安石的一首诗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，寒冷的冬天从来都是灰秃秃的，没有一点亮色。自从在这首诗里认识了梅花，总在想着这是一树什么样的花呢？大约是一位凌厉而又美丽的女子吧，不惧寒冷，独立冰雪，暗香氤氲，让我充满爱慕而又无从追寻。

后来又是一首诗，王维的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”，充满相思之情的梅花到底是何面目，仍不清楚。再后来，在林逋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竟把梅花的魂魄、梅花的气韵风骨写得如此真切，让我如害相思病的女子，心心念念地怀想着梅。宋词“雪里温柔，水边明秀，不借春工力。骨清香嫩，迥然天与奇绝”中，梅的风雅韵致让我不禁有种“寤寐思服”的仰慕。

那一年，父亲不知从哪里讨要了一株半人高的蜡梅，栽在老屋的南窗下，自此，我才看见了真正的梅花。树枝纤纤弱弱，长得极快，两三年工夫，就有两米多高了，倒是一直瘦得很，易安居士的“人比黄花瘦”，可这梅花，比起易安居士来，估计更瘦了。

一个腊月天，放假回家，在梅花单薄的枝丫上，我惊奇地发现了浅浅淡淡的花蕾，我欣喜地期盼着，终于要看见梅花了。于是，没事的时候，我总要在台阶上站着，以便更近地看清梅花的花蕾长了没有，开了没有，甚至想轻轻地掰开花蕾，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可它却如一位谨慎而神秘的女子，三缄其口，让我焦灼不安。

一天早上起床后，拉开窗帘，一缕淡淡的味道从不甚严实的窗缝里钻了进来，我迫不及待，蓬头垢面地跑出去。在南窗下，那株梅树细弱的枝头上，似有似无地开着几朵浅浅淡淡的花，花瓣如冻蜡，油黄油黄的，润泽、清秀，淡淡的香有点清寒，有点微苦，我痴痴地看着，如同终于遇见了久久思慕的女子，被它婉约的风韵所震慑。花虽不起眼，小小的花瓣稍稍张开，暗红色的花蕊，不经意间还真发现不了。思慕许久的梅花虽其貌不扬，却摄人心魄，不禁为梅的气质折服。那树花开了很久，淡淡的香在院里浅浅地笼着，心情总是好的，似乎每天都有阳光一般，心里是亮的。

后来在诗词里看到的梅花更丰富了，对梅花的爱慕更甚。再后来，住到了城里，才知道梅花的品种那么多。但在这偏僻的小城，梅终究是稀有的花木，得之不易。于是，同样喜欢梅花的老公不惜重金，购得了好几盆梅花，有红梅、绿梅、白梅，还有朋友送的黄色的虎蹄梅，虬枝铁骨，枝丫横斜，疏疏淡淡。

每到腊月，我们便时时关注它们的变化，看那花蕾一日日胀起来，一点点绽开来，如同看着孩子成长，欣喜自不待言。待那寒风刺骨，雪花飘飘，便有梅花凛然而立，傲然绽放，朗朗清气，充塞天地。那娇嫩的花瓣，纤细的花蕊，幽约江南女子，又如谦谦君子，携了一身的诗风词韵，带着淡淡的幽香，携了淡然的风骨，还有那不惧寒冷的凛然正气，不禁让人备受感染，魂牵梦萦。

于是，有梅相伴的每个日子，便有了春风十里，有了暖阳融融，有了千寻诗意，有了琼浆醉心。闲暇时，对一树梅，煮一壶茶，品一卷书，或读诗，或读史。不知不觉，梅香、茶香、书香，入肺入心入魂，不禁悠然忘我。

梅能香我，亦可醉我。



仰山

何文忠

因工作缘故，我和同事们时常穿行在草链岭山下。虽日日仰望高山却不得攀登，便想记叙一些跟它有关的东西。

草链岭名字的由来，我更确信的说是：山顶青草如编织的长链。

从洛南县域出发，自东而西行，走到保安大桥处，便可遥遥看到草链岭。层峦叠嶂，洛水滔滔，犹如进入画卷一般。驻足山脚下，当草链岭被云雾完全遮蔽时，便觉得高深莫测，似乎山有无限路，路有无限长。蓝天白云下，山体轮廓清晰，拔地而起，大气磅礴。烂漫星空下，览上一块大石，踮起脚尖便可摘星触月，与大山对话。

草链岭是高大神秘的。草链岭海拔2646米，是做立秦岭东部的最高峰。第四纪冰川地质遗迹的石海，形似神秘巨大的图幅壁画。因为仰视的角度和山势坡度的呈现，石海错落铺展、形态各异。有的如外星人留下的神秘符号，有的又似萌宠野兽，这些大小不一的石头，似有翻滚奔腾之势，令人眼花缭乱。这些石头，历经极寒、碰撞、切割、再切割，千磨万击还坚劲。造物主或许是有意为之，既送给我们浩瀚的江河湖海，山岳峰峦，又在草链岭点缀磊磊顽石，让青草、苔藓、野花和人类的踪迹一并载入“石册”。

草链岭是慷慨无私的。20世纪80年

代，山这边看似普通的松木棒子，到了山外就是建房的紧俏货。把山上的木头置换成钱粮和锅碗瓢盆，一家老小的生计得以继续。中秋节前后，挺拔的华山松挂满松塔，是上山打“摇钱树”的时节。山门前等候着集中收购松塔的商贩，一斤一块多，见货就收。乡亲们用双手将松塔填满布袋的同时，也充盈了钱袋子。寒露前后，栗树被染成黄绿相间的色彩，栗苞发黄开裂，毛栗散落钻进蓬松的落叶里，一颗颗捡拾回家，蒸煮、烘烤、煨炖，其味无穷、飘香悠远。大山馈赠着山南山北的家家户户，一块或方或圆的花岗岩砧板石，在院坝角落或是核桃树下，糍耙石和洋芋间的捶打黏土，让糊糊变得软糯爽滑，这是招呼亲朋的家常便饭，还是豆腐节上的热销小吃。为了一口糍耙，本地的黄龙土豆得以保存繁殖；为了一口糍耙，在外闯荡的年轻人还能找到回家的路；为了一口糍耙，糍耙石代代相传始终平滑光亮。山，最大大方，你要是爱它敬它，它啥都舍得给你。

草链岭是浑厚幽沃的。巍巍草链岭，是一条极为立体的生命地带。从河谷密密麻麻的灌木丛，到山腰簇拥的乔木，列队般的松林、桦树、栲树、栎树，最高处就是低矮的高山草甸等高寒植被。它们肆意生长，不分土肥石瘠。它们享受阳光雨

露，拥抱大山母亲的胸膛。到草链岭考察调研的一位老师递给我一株细辛说：“这是个好地方，草链岭上的树木未受到外界的破坏和侵扰，栎树等都具有良好的科研价值。每隔两三年，我们都要过来采集标本做些研究，但是野生中药材好像不如以前丰富。”老师的话叫我欣慰，但也让人感到隐忧。猪苓、细辛、菖蒲、天麻、重楼、连翘等中药材在这里落地生根。山上本没有路，药农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翻着老皇历在沟壑林间钻山塞海便开出了路。草木昆虫，产之有地，根叶花实，采之有时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本没有问题。若一味坐吃山空，行滥采绝采、杀鸡取卵之傻事，不爱山不养山，我们拿什么留给明天，又有什么留给后人呢？

草链岭是五彩斑斓的。脚步行走走在高山的边缘，心徜徉在季节的深处。山上的春天，不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而是一层一层、一批一批地回春。当山脚下窗外山茱萸花发出春的讯号，由下而上、自低到高、从浅到深，在整个山体的染色谱系里自青碧、苍绿、海带绿、苍黄、柿黄，直到山巅的雪白，逐次苏醒。如果是夏天，饱满的雨水和阳光催发满眼的绿、满山的绿，从地上一直延续到天空。草链岭的秋，天蓝得纯粹。远看，整个山体被金色的阳光照

得发红泛黄。秋风吹拂，山的衣裳也随之变换，绚烂的红叶从一簇簇到一片片，似乎一天一个样。冬日的草链岭，积雪覆盖，神圣安详。归乡的游子，穿着厚重的棉衣，搭上红色的围脖，搓着手、跺着脚对山呼喊：“我回来啦！”大山也清晰回应：“我回来啦！”

草链岭是凛然威严的。因其独特的原始魅力，草链岭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。然而，也有不少自认为户外经验丰富的“勇士”，不走寻常路、不惧风和雨。在林间迷路、在石海失足的有之、在饥饿面前虚脱的有之、在寒冷当中屈服的有之。最后，不得不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摸黑下山，方得脱困。或许只是心里多了一丝侥幸，或许是想对大山多一层了解，但草链岭雨雪风霜的情绪表达和凛然威严的性格，不因何人而改变。天上一朵云，山上雨淋淋。山上一阵风，从夏吹到冬。所以，前来欣赏美景、涤荡心灵、超越自己的你，还得心怀敬畏，确保兴致勃勃地来，心满意足地归。

在山脚的龙潭、桃坪、农林、洞坪等几支驻村工作队，我曾问他们，你们上过草链岭吗？大家都摇摇头：“走村入户时我们都远远望过，等不忙了，一定要约上相好的美美上一趟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记得把我叫上……”

商洛山

(总第2537期)

刊头摄影 戴林



柿柿如意

孔权利

是那样，只是树冠向周围延伸了一些。那棵火晶柿树一直那样高高瘦瘦的，像沉默的农夫辛勤耕耘着，把最美的果实奉献给我们。

以前家里要晒好多柿饼，冬季来临时，爷爷和父亲早早就搭好柿饼架，把削皮的柿子串成长串，挂在架子上，让柿饼晒太阳，等到白色的霜潮满了，柿饼就加工成了。

火晶柿子主要是绑成一爪一爪的，挂在屋檐下，等特别软了剥掉皮，“咪溜”一声吸进嘴里，那味道比最正宗的蜂蜜还要甜、还要香。有些零散的柿子，爷爷就放到楼门上的储藏室，等过年暖和时，搭梯子拾出来，晒熟了吃。

小时候，每年暑假，西安和州城的几个表弟都要回农村住几天，我常常带领他们在柿树下玩，捡知了壳，逮一种叫“铁牛”的昆虫当风扇，把柿叶卷成喇叭的形状吹，上树摘红色的蛋柿，或者把绿色的柿子埋进池塘边的湿泥里，等三四天后，

扒出来洗干净吃。晚上，我们坐在凉席上，看着星星，听爷爷讲过去的事。

每到过年时，爷爷喜欢在火盆架子上烤柿饼，等烤到外焦里软、香气四溢了，他就大声喊：“狗娃，快来吃柿饼哟！”我那时还有些不情愿，不想吃这些东西，想吃肉、吃新鲜水果。

爷爷去世后，父亲接过他削柿子的刀子，也每年削柿子、晒柿饼，到春节了给亲朋好友送一些。几年前的秋天，父亲走了，带着不能晒柿饼的遗憾走了，埋葬在柿树林下的平地里。当时在院里待客时，因为树枝压得低影响坐席，就砍了几股树干，到第二年秋天，所有的柿树像是商量好似的，集体罢工，只结了稀稀疏疏的十几颗。村里的老者意味深长地说，这树灵着哩，成精了。

每次看到柿树，就想到了父亲平凡的一生和对我们种种的好，忍不住潸然泪下。父亲的三周年祭日我提前准备了许久。那天，亲戚、邻居、村里人聚在一起，

热闹又悲伤地过了一天，下午送走客人，感谢完帮忙的，我才坐在院里休息。

风不停地吹，天渐渐变暗，楼门前的破灯笼左右摇摆，上面的“柿柿如意”四个字隐约可见，这是父亲生前写的，也是他的一个美好愿望。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心想，也许这就是普通人的一生，渴望着事事如意，但却每每事与愿违。生命是公平的，却又不公平的，在生命挽留不住时，安详地离开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
看着院里的两棵柿树，它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生长着，重复着开花结果的自然规律，看着不悲不喜、不骄不噪，实则什么都明白。

